

多病无救等死时 大法给了我新生

医院给她下病危通知，让回家休养，她明白是回家等死。绝望中，邻居大嫂告诉她一个救命的秘诀。

【明慧网】我是1999年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前，我是一个多病缠身、等死的人。

医生下病危通知

结婚那天，我突然大出血。家人把我送进县城医院时，我已经昏迷了。医生说马上输血，因为是后半夜了，医院没有血。医生说：“买个人的血行不行？”父母为了救我，没多想，赶紧说：“买，买。”可是我输的血是乙肝病毒人的血，从此后，我被病魔缠身。

我一年四季都得吃药，中药、西药一吃就是几年，最后连药都吃不进去了。到医院检查说是肝硬化腹水、心脏病、血稠、子宫肌瘤、内分泌失调，我还有一脸的痤疮。医生说我病的很严重，要住院治疗。子宫肌瘤还需要手术，因为我很害怕，没同意做手术。住了三个多月的医院，医生说我已经变成综合症了，治肝刺激心脏，治心脏刺激肝。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让我回家养着，这分明就是回家等死啊！我人瘦的体重只有几十斤，走路扶墙，东倒西歪的，真是生不如死，什么也吃不进去。心脏偷停、肝昏迷，全家人都围着我。孩子还小，怕传染，送他姑姑家去了。

邻居大嫂传递救命的秘诀

父母亲坐在我身边哭，就这样一天天熬着，等待死亡的来临。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特别清楚：一位大佛来救我，母亲说：

“我女儿病了，她怕你，你快走走吧！”大佛说：“我就是来救你女儿的，因为小鬼来要你女儿的命。”说完，大佛就把我抱在怀里冲上了天空。我也看到了一些骷髅、小鬼什么的，一下子把我吓醒了。

隔了几天，邻居大嫂来看我，叫我学法轮大法。我说：“嫂子，我有这口气说不定没那口气呢。我什么都不信了，在医院都没治好我的病，花了那么多钱都要给我治死了。”嫂子说：“你信大法不要钱，你的病会好的。”听嫂子说不要钱，我就笑了，说：“现在哪有不要钱的买卖？”

全家人看我笑了，都很高兴，特别是我父亲，他说：姑娘，爸爸跟你学法轮大法。我说：“爸、大嫂，我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什么样了，一天不如一天。身体上下都不通气，胀的肚子很大。我很难受，还不如死了。”嫂子和家人都说：“你这么年轻，你还有孩子呢！”一听孩子，我流泪了。是呀，我儿子才6岁呀！就这样，我答应了。

大法显神奇

第二天，嫂子把我扶到她家，看师父的讲法录像。虽然我没看明白，可我非常的舒服，坐了4个小时也没累。回家后，我还自己洗洗脚。我告诉家人：“明天我要去广场炼法轮功。”家人都支持。



▲2023年5月7日，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白宫南侧的椭圆形草坪炼功。

炼法轮功两天，我身体上下通气了，走路一身轻，肚子也不大了。半个多月后，我去医院化验。医生采血时，扎不进去针。医生说：“你这肉太硬了，把你都扎疼了。”我说：“不疼。”

这时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我们有个学员到医院把针头给人家打弯了好几个，最后那一管药都哧出去了，也没扎进去。他明白了：哎哟，我是炼功人哪，我不打针了。”我马上说：“我不化验了。”医生她说：“你别动，采出来了。”

回来的路上，丈夫对我说：“真神了，医生扎不进针去。这回你要是真都转阴了，我一定洪扬大法。”

化验结果出来了，全转阴了，全家人都为我高兴。丈夫跟他们一大家的人说，我炼法轮功，病炼好了，他们都为我们高兴。丈夫写了心得体会：大法神奇。

半年的时间，我的子宫肌瘤流下去了，妇科病全好了。我的父母也走进了法轮大法修炼，父母亲的老病全好了。母亲今年已经80岁了，还能种地，真是无病一身轻。

这些都是我的亲身经历，法轮大法太神奇了！

文/吉林大法弟子 荣子

曾两次遭非法劳教 山东沂水县闫文成遭枉判三年

【明慧网】山东省沂水县现年67岁的法轮功学员闫文成，今年二月被警察绑架，约于七月二十日他被沂水县非法判刑三年。闫文成已提起上诉。

二零二三年二月七日，闫文成被沂水县城北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警察抢走笔记本一台、大书法、台历等。闫文成被绑架到派出所后，一直给警察讲真相，在此过程中，警察非法录像，还骗他说：我们不难为你，只是给县里一个交代。称是受县委书记的命令、指使。两小时后，警察放闫文成回家。两、三天后，沂水县国保大队稽查伙同沂水城郊派出所警察再次绑架闫文成，将他非法关押在沂水县看守所。之后闫文成被警察构陷到检察院、法院。二零二三年六月，沂水县法院秘密开庭非法庭审闫文成，法院没有给他家人任何书面通知。后传出闫文成于七月二十日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闫文成已上诉。

闫文成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出生，家住沂水县沂城街道武家洼社区。自中共一九九九年七月发动迫害法轮功后，闫文成及其家人多次遭中共的绑架、抄家、勒索、劳教等迫害；闫文成曾两次被非法劳教，他二女儿在未成年时就遭非法劳教，他的老母亲经不起中共人员连续几年的恐吓，于二零零七年含冤去世。

以下是闫文成及其家人遭迫害部分事实：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闫文成等武家洼村所有家人都被软禁在村部15天，天天逼着看污蔑大法的报纸、电视。逼说不炼了、不学了。再以交“保证金”为借口，每人罚款600元。为了防止去北京上访，还规定他们每天到大队部报到，有事外出请假，不批准哪也不能去，限制人身自由。尤其是在“4.25”或“7.20”等日子，恶党恶人不是打电话就是蹲坑监视，有



时还上门骚扰。

二零零一年八月上旬，沂水镇综治办主任李红伟，武家洼办事处几个恶人，把闫文成骗至沂水镇冯家庄洗脑班，非法关押了一个月零六天，并且再一次罚款2500元。他刚回家没几天又被骗至松峰管理区非法审讯一天一夜，后确实没有找到迫害理由，只好于第二天放他回家。

二零零五年九月四日，武家洼办事处牛永、武家洼民兵连长王洪亮等人上门骚扰，被闫文成制止。牛永等人恼羞成怒，叫来了沂水县政法委书记孙建勤、公安局长陈希龙、国保大队李建平、张其国、派出所所长王雷等近三十人，大、小车七、八辆，他们闯入闫文成家中非法抄家，没有查到想要的东西，又去了闫文成的另一所住宅，用铁棍撬开门，抢走了闫文成自家的电脑一台、放像机一部及三万多元现金。闫文成和妻子被迫流离失所。上初中的小儿子被迫退学。因为没有抓到闫文成，陈希龙指使手下把闫文成的两个女儿、两个侄子抓走，妄图逼闫文成就范，并扬言：“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闫的大女儿因正在哺育期，取保候审，小侄子取保候审，大侄子被非法关押一个月，未满18岁的二女儿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34天。在这34天里，警察用诱骗、威胁、恐吓连续30多个小时、不让睡觉等恶劣手段逼迫她说出父亲闫文成的下落。二女儿确实不知道闫文成的下落，如何能说得出口？陈希龙竟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将闫文成的二女儿非法劳教一年。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日早上六点

左右，武家洼办事处王建军带着北郊派出所张华、国保李玉友等十几个恶人，蹲坑守候在闫文成门前，把流离失所刚回家的闫文成绑架，抢走了闫文成家的两台电脑、打印机、MP3、六百元现金等，并殴打二女儿，抢走手机。警察为了找钱，就连枕头、被子都抖了个遍。还恬不知耻地说：“这家人是被我们抄穷了，找不到钱了。”五月三日，闫文成遭到解富贵、李玉友等警察非法审问、毒打，当场昏死，送到县医院三个小时苏醒后，又被警察带走非法劳教。第一次因身体不合格，劳教所拒收，陈希龙又托关系、走门子，把闫文成超期关押37天后，再劫持到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闫文成的儿子和两个女儿去国保大队询问她父亲的情况，并想要回三万多元现金及属于闫文成儿子的电脑时，大队长宋伟、李玉友等警察像是疯了似的，对三个孩子大喊大叫，连打带骂，将二女儿曾经受过伤的锁骨再次打伤，李玉友还狂叫：“这三万块钱说是你的就是你的，说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再把我惹急了，我给你没收了！”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七日，沂水县北郊派出所指导员薛皓带人闯到武家洼村绑架闫文成，并猖狂叫嚣：“我婶子和我嫂子都被我送劳教了，何况你！”后在薛皓的陷害下，闫文成又被非法劳教一年半，于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被劫持到位于章丘市官庄乡的山东省第二劳教所迫害。

二零二三年二月，闫文成再次被沂水城北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沂水县看守所。近日传出，法院已于七月秘密开庭，对他非法判刑三年。闫文成已上诉。◇

